

1977-2007



我的 1977

高考恢复 30 年 特刊

策划 王家坤
统稿 刘春兰
版式 毛洁
陶玉亮 柴莹莹

5

开启命运之门



在一切可能性面前，“命运将发现自己的道路”。当许多年后的阳光再一次照亮一段令无数人难以忘怀的岁月，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闪回到 1977 年。

那一年，日子平常又有许多的不寻常。国家百废待兴，中国人怀揣新的梦想，皱着的眉头慢慢开始舒展。自然的音乐虽带有忧伤的旋律，却处处回荡着美好。希望，在春天的树上长出让人欣喜的青枝绿叶。

1977 年，千百万中国青年个人命运回环的时间和空间，也是交织着痛苦和欢欣的历史的时间和空间。多少人曾在蹉跎中心灰意冷，而今却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默默地重拾着信心。

感恩生活馈赠的人永远不会忘记 1977 年。一片一片阴霾散去，这一年，生活的秋天竟和下年的春天不可思议地连在了一起。这一年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部署下，关闭了 10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。一项正确制度的选择，给了这些人珍贵的机会：“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，符合条件均可报考。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。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，统一考试……”受惠于制度所带来的命运安排，彷徨的人不再

长声悲叹，无力的人增添了力量。这届考试，共有 570 多万人报名参加。1978 年春天，20 余万手持通知书的录取生，带着父母亲朋、同学同事、夫妻恋人及温暖季节的祝福，跨进了他们心驰神往的大学校门。

高考制度的恢复，书写了中国高教史上神奇的一笔，并使得“77 级大学生”这几个字，在之后的 30 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。20 余万大学生，从十年的历史断层、人才断层中脱颖而出，他们是青年中的佼佼者，是时代选中的幸运儿。生活曾在别处，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在纷乱的社会中考问过、确证过自身。他们的全部知觉，他们的所有痛感，融入了时代的风风雨雨。1977 年，他们既以集体又以个体的方式，站在了历史新的开端。

“高考制度的恢复，是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一个有益的拐点。”这是一个亲历了那场制度变革的人说出的话语。应该说，历史的前景，所关涉的是一个个人的命运，高考的恢复，更是亲身参与了这场制度变革的几代学子及他们家庭命运的拐点。这些人当中，有在田野里挥洒汗水的下乡知青和农家子弟，他们揩掉腿上的泥水，拿起了久违的书本；有在矿井下、机床边劳动的工人，他们带着满身的疲

惫，夜晚时分坐到复习的课堂上；这些人当中，有士兵，甚至还有中学尚未毕业的在校生。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，是那个年代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教育伦理。强调分数面前平等，打破了出身论，也使那些遭受歧视的有志青年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。从原有的高招制度被毁，到重建教育公正与公平，隔着漫长的十年，几十万学子得到的机会是如此不易如此艰难，以至于心灵受到震撼，几乎人人都有生命重新开始的感觉。

一项教育制度的确立，改变了中国。1977 年，知识彻底改变了那些进入大学的学子们的命运。知识，成为他们生命的饥饿感。求知，成了他们生活本身。“知识比力量更有力”，知识还成了他们飞到新的生活高地的一双强有力的翅膀。高考，改变了中国。这种改变，其实质意义是社会重新构建教育文明，进而“凤凰涅槃”，中国构建新的社会文明。汤因比说，文明是一种运动，不是状态。中国从十年动乱的噩梦中苏醒，不断地加速着改革进程。社会的进步，使人们的整体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文明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这是 1977 年中国人的集体意识。高考改变中国，从 1977 年开始，整整 30 年，千千万万从大学校门走出的

学子，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直接见证者，也是参与了中国翻天覆地巨变的最重要人群。

弹指一挥间，30 年过去，但 1977 年，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里恍若昨天。它是昨天，却是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昨天，是让无数学子改变人生方向的昨天。无法想象，昨天缺少了确立高考制度这条路径，我们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。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：“人不可能二次投入同一河流中去。”而历史，更不可能出现对过往的模拟或重复。1977 年，已成为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；30 年，高考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变革同步进行，但直到当下，高考仍是多数人群体中的个体向上走的有效通道。他们的价值取向将持续影响社会，他们的未来也将影响国家的未来。

1977 年，一个制度的推力，开启了社会进步的命运之门。从突临的历史际遇里，我们唤回了热忱，找到了变革社会的力量，确认了文明的价值。30 年后，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，又一次的选择会是什么？秉持探索的精神，让我们继续上路。让我们的步履更踏实，意志也更坚定。让我们相信，建设社会文明、构筑制度文明的远景可期，命运之门会再次为我们豁然洞开。

本报编辑部

